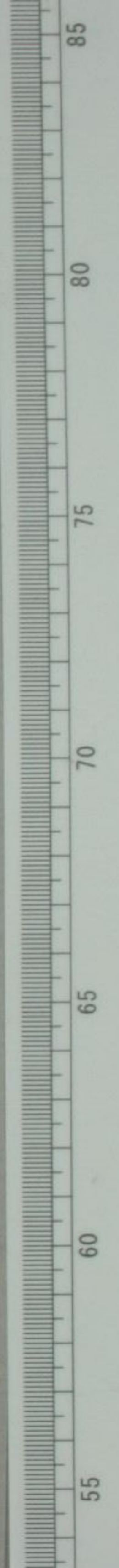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92
102



文庫 11
D 292
102

柳田泉文庫

010190562706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列傳第一百九十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行書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儒林一

聶崇義

邢昺

孫奭

王昭素

孔維

孔宜

崔頌子瞻附

尹拙

田敏

辛文悅

李覺

崔頤正弟僅倅附

李之才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儒林

一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累官至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刊板于國學周顯德中累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先是世宗以郊廟祭器止由有司相承製造年代浸久無所規式乃命崇義檢討摹畫以聞四年崇義上之乃命有司別造焉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故事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祫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爲禘且魏以武帝爲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

大祠其太廟博士議云案禘祫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祫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祫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祫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祫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未幾世宗詔崇義參定郊廟祭玉又詔翰林學士竇儼統領之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建隆三年四月表上之儼爲序太祖覽而嘉之詔曰禮器禮圖相承傳用寔

歷年祀寧免差違聶崇義典事國庠服膺儒業計尋故
實刊正疑訛奉職效官有足嘉者崇義宜量與酬獎所
進三禮圖宜令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
議所冀精詳苟有異同善爲商確五月賜崇義紫袍犀
帶銀器繪帛以獎之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
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
制禮垂之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寢遠圖繪缺
然躡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
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罄所聞尹拙駁議
及聶崇義答義各四卷臣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

摺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
陳祭玉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
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
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言周顯德三年與田
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諶鄭玄舊圖載其制度臣
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瑗琮八寸及璧羨
度尺好三寸以爲度之文卽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
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卽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
之制又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
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

禮官脩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
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
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
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綦冊君
取其說爲圖三卷多不授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
違錯正刪爲二卷其阮士信卽謹也如梁正之言可知
謹之紕謬兼三卷禮圖刪爲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
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
定以來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
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王肅之學各有生徒三禮六

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
本書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爲之說安
得便入周圍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
璧以爲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爲尺寸古今大
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
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
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
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
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爲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
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禮臣等竊以劉向之

論洪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爲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聿稽古訓祭玉以十二爲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邊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顙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奚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爲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爲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

引義宗爲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玉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爲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金聶崇義去金畫鑊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金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爲金詩云惟錡及金又云漑之金鬻春秋傳云錡金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卽金之爲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省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家鑊之文乃云畫釜不如畫鑊今諸經皆

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
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見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
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未幾崇義
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并畫於國子監講堂之壁崇義爲
學官兼掌禮僅二十年世推其該博郭忠恕嘗以其姓
嘲之曰近貴全爲贖攀龍卽作聾雖然三箇耳其奈不
成聰崇義對曰僕不能爲詩聊以一聯奉答卽云勿笑
有三耳全勝畜二心蓋因其名以嘲之忠恕大慚人許
其機捷而不失正真儒者之戲云

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日
召升殿講師比二卦又問以羣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
擢九經及第授大理評事知秦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
昺以是監秦楚秦間秦僻左而楚會要鹽食爲急請改
隸楚州從之明年召爲國子監丞專講學之任遷尚書
博士出知儀州就轉國子博士代還賜緋選爲諸王府
侍講雍熙中遷水部員外郎改司勳端拱初賜金紫累
遷金部郎中真宗卽位改司勳郎中俄知審刑院以昺
儒者不達刑章命劉元吉同領其事是冬昺上表自陳
夙侍講諷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酒二年始
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

慕清崔倕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
論語爾雅義疏及成並加階勲俄爲淮南兩浙巡撫使
初置講讀之職卽於便坐令昺講左氏春秋侍讀預焉
五年講畢宴近臣於崇政殿賜昺襲衣金帶加器幣仍
遷工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知審官院陳恕丁
內艱以昺權知院事景德二年上言亡兄素嘗舉進士
願霑贈典特贈大理評事是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
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
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
能傳爲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
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事何以及此上
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昺不能有所建明先是
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昺請歸之三司以裨
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
道術又令昺與張雍杜鎬孫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
者以廣學員三年加刑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召對一
日從容與上語及宮邸舊僚歎其淪喪殆盡唯昺獨存
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宮庭賜以冠帔四年昺
以羸老艱於趨步上前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
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

權本州何須假耶曷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僚二臣
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卽
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襲衣金帶是
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五七言詩二首
賜之預宴者皆賦曷視壁間尚書禮記圖指中庸篇曰
允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及行又
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大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
曷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令濟陰令王範部送
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車駕進發命判留司御史
臺禮畢進位禮部尚書上勤政憫農每雨雪不時憂形
於色以曷素習田事多委曲訪之初田家察陰晴豐凶
皆有狀候老農之和傳者率有驗曷多采其說爲對又
言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
災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四事之害旱曷爲甚蓋
田無畎澮悉不可救所損必盡傳曰天災流行國家代
有此之謂也三年被病請告詔太醫診視六月上親臨
問疾賜名藥一奩白金器千兩繒綵千匹國朝故事非
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曷與郭贄者以
恩舊故也未幾有旨命中書召其子太常博士知東明
縣仲寶國子博士知信陽軍若思還侍疾踰月卒年七

十九贈左僕射三子並進秩初雍熙中昺撰禮選二十
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因問衛
紉欽曰昺爲諸王講說曾及此乎紉曰諸王常時訪
昺經義昺每至發明君臣父子之道必重複陳之太宗
益喜上嘗因內閣暴書覽而稱善召昺同觀作禮選贊
賜之昺言家無遺藁願得副本上許之繕錄未畢而昺
卒亟詔寫二本一本賜其家一本俾置冢中昺在東宮
及內庭侍上講孝經禮記論語書易詩左氏傳據傳疏
敷引之外多引時事爲喻深被嘉獎上嘗問管仲召忽
皆事公子糾小白之入召忽死之管仲乃歸齊相桓公
豈非召忽以忠死而管仲不能固其節爲臣之道當若
是乎又鄭注禮記世子篇云文王以勤憂損壽武王以
安樂延年朕以爲本經旨意必不然也且夏禹焦勞有
玄圭之賜而享國永年若文王能憂人之心不自暇逸
縱無感應豈至虧損壽命耶各隨其事理以對先是咸
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賂者下御史臺
鞠得狀欽若自訴詔昺與邊肅毋賓古閻承翰就太常
寺覆推昺力辨欽若而洪湛抵罪欽若以是德之昺之
厚被寵顧欽若與有功焉仲寶貪猥不才舉止率易士
大夫多鄙笑之欽若在中書用爲三司判官後至祠部

郎中坐贓黜官卒若思終於駕部郎中

孫奭字宗古博川博平人幼與諸生師里中王徹徹死有從奭問經者奭爲解析微指人人驚服於是門人數百皆從奭後徙居須城九經及第爲莒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國子監召奭講書至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帝曰此至言也商宗乃得賢相如此耶因咨嗟久之賜五品服真宗以爲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卽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

初得天書於左承天門帝將奉迎召宰相對崇政殿西廡王旦等曰天貺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帝旣奉迎天書大赦改元布告其事于天下築玉清昭應宮是歲天書復降泰山帝以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王欽若陳堯叟丁謂杜鎬陳彭年皆以經義左右附和由是天下爭言符端矣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

后土事不經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嶽祠汾陰始巡幸郡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祠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

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昔者周宣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爲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彘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爲異今震雷在冬爲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游沴饑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爲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

示後世爾陛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王何爲下襲漢
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姦邪內外交害
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狃於承平肆行
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
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
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
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
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
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
境使者雖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於徭戍黃巢出
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感
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
涉仍歲荐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
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
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
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
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
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
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感國糜爵姑息於繼遷
曾不思主辱臣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

假託鬼神纔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虐害饑民冀其無事往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籩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古者五載巡守有國之事爾非必有紫氣黃雲然後登封嘉禾異草然後省方也今野鵬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羣臣率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六年又上疏曰陛下封

泰山祀汾陰躬謁陵寢今又將祠于太清宮外議籍籍以謂陛下事事慕效唐明皇豈以明皇爲令德之主耶甚不然也明皇禍敗之迹有足爲深戒者非獨臣能知之近臣不言者此懷姦以事陛下也明皇之無道亦無敢言者及奔至馬嵬軍士已誅楊國忠請矯詔之罪乃始諭以識理不明委任失所當時雖有罪已之言覺寤已晚何所及也臣願陛下早自覺寤抑損虛華斥遠邪佞罷興土木不襲危亂之迹無爲明皇不及之悔此天下之幸社稷之福也帝以爲封泰山祠汾陰上陵祀老

子非始於明皇開元禮今世所循用不可以天寶之亂
舉謂爲非也秦爲無道甚矣今官名詔令郡縣猶襲秦
舊豈以人而廢言乎作解疑論以示羣臣然知爽朴忠
雖其言切直容之而弗斥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
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
刑獄是時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節天下設齋
醮張燕費甚廣爽又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又
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
書復上疏曰朱能者姦儉小人妄言祥瑞而陛下崇信
之屈至尊以迎拜歸祕殿以奉安上自朝廷下及閭巷
靡不痛心疾首反脣腹非而無敢言者昔漢文成將軍
以帛書飯牛旣而言牛腹中有奇書殺視得書天子識
其手迹又煮五利將軍妄言方多不讐二人皆坐誅先
帝時有侯莫陳利用者以方術暴得寵用一旦發其姦
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
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爲明皇
不能顯戮怵於邪說自謂德實動天神必福我夫老君
聖人也儻實降語固宜不妄而唐自安史亂離乘輿播
越兩都盪覆四海沸騰豈天下太平乎明皇雖僅得歸
闕復爲李輔國劫遷卒以憂終豈聖壽無疆長生久視

乎以明皇之英睿而禍患猥至曾不知者良由在位既
久驕亢成性謂人莫已若謂諫不足聽心玩居常之安
耳熟導諛之說內惑寵嬖外任姦回典奉鬼神過崇妖
妄今日見老君於閣上明日見老君於山中大臣尸祿
以將迎端士畏威而緘默既惑左道卽紊政經民心用
離變起倉卒當是之時老君寧肯禦兵寶符安能排難
邪今朱能所爲或類於此願陛下思漢武之雄材發先
帝之英斷鑒明皇之召禍庶幾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未
幾能果敗奭又嘗請減脩寺度僧帝雖未用其言嘗令
向敏中諭令陳時政得失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

事爲言頗施行焉仁宗卽位宰相請擇名儒以經術侍
講讀乃召爲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
宗實錄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
郎龍圖閣學士每講論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規諷
仁宗意或不在書奭則拱默以俟帝爲竦然改聽嘗畫
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時章憲明肅皇后每五日
一御殿與帝同聽政奭言古帝王朝朝暮夕未有曠日
不朝陛下宜每日御殿以覽萬機奏留中不報然帝與
皇太后尤愛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三請致仕召對
承明殿敦諭之以年踰七十固請泣下帝亦惻然詔與

馮元講老子三章各賜帛二百匹以不得請求近郡優
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須宴而後行又留數月特宴
太清樓近臣皆預帝作飛白大字以賜二府而小字賜
諸學生獨與與晁迥兼賜大小字詔羣臣卽席賦詩太
后又別出禁中珍器勸酒翌日與入謝又命講老子賜
襲衣金帶銀鞍勒馬及行賜宴瑞聖園又賜詩詔近臣
皆賦以恭謝恩改禮部尚書旣而累表乞歸以太子少
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
之手卒奏至帝謂張士遜曰朕方欲召與而與遂死
矣嗟惜者久之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直與性方重

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頰常撮五經切於治道者
爲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五
服制度嘗奉詔與邢昺杜鎬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
謬誤及律音義初園丘無外壝五郊從祀不設席尊不
施罍七祠時饗飲福用一尊不設三登升歌不以雍徹
冬至攝祀昊天上帝外級止十七位而不以星辰從饗
先農在祈穀之前上下釋奠無三獻宗廟不備二舞諸
臣當諡者或旣葬乃請與皆援古奏正遂著於禮又請
冬至罷祀五帝大雩設五帝而罷祠昊天上上帝事下有
司議不合而止瑜官至工部侍郎致仕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志行爲鄉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暉皆常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究莊老充精詩易以爲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於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充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參知政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卽自門中潛擲椽於外盜者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奴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爲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孔維字爲則開封雍丘人乾德四年九經及第解褐東
明鄆陵二主簿開寶中禮部再奏爲考試官調滁州軍
事推官太宗卽位擢授太子左贊善大夫知河南縣通
判滑梓二州太平興國中就拜國子周易博士代還遷
禮記博士七年使高麗王治問禮於維維對以君父臣
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治悅稱之曰今日復見中國之
夫子也九年判國學事雍熙初遷主客員外郎三年擢
爲國子司業賜金紫會將有事于籍田維起周禮至于
唐書凡沿革制度並錄之以獻觀者稱其博又上書請
禁原蠶以利國馬直史館樂史駁之曰管子云倉廩實
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是以古先哲王厚農桑之業以
其爲衣食之原耳一夫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一婦不
蠶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親耕后妃親蠶屈身以化
下者邦國之重務也吳 賦曰國賦再熟之稻鄉貢八
蠶之綿則蠶之有原其來舊矣今孔維請禁原蠶以利
國馬徒引前經物類同氣之文不究時事確實之理夫
所市國馬來自外方涉遠馳驅虧其秣飼失於善視遂
至玄黃致斃之由鮮不以此今乃欲禁其蠶事甚無謂
也唐朝畜馬具存監牧之制詳觀本書亦無禁蠶之文
況近降明詔來年春有事于籍田是則勸農之典方行

而禁蠶之制又下事相違戾恐非所長臣嘗歷職州縣粗知利病編民之內貧窶者多春蠶所成止充賦調之備晚蠶簿利始及卒歲之資今若禁其後圖必有因緣爲弊滋彰撓亂民豈皇寧滇汗絲綸所宜重慎上覽之遂寢晚蠶之禁維復抗疏曰按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爲傷馬也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故禁再蠶以益馬也又郭璞云重蠶爲原今晚蠶也臣少親耕桑之務長歷州縣之職物之利害盡知之矣蚩蚩之氓知其利而不知其害故有早蠶之後重養晚蠶之繭出絲甚少再采之葉來歲不茂豈止傷及於馬而桑亦損矣臣自縣歷官路見垆野之地官馬多死若非明授典據助其畜牧安敢妄有舉陳哉按本草注以僵蠶塗馬齒則不能食草物類相感如此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皆爲天駟房星也爲馬祈福謂之馬祖爲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而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爲當上雖不用維言而嘉其援引經據以章付史館籍田畢拜國子祭酒淳化初兼工部侍郎二年卒年六十四維通經術準舊制舉九經一上不中第卽改科開寶中維論其事非便詔禮部

自今九經同諸科許再赴舉太宗尹京日維爲屬邑吏
頗以經術受知卽位後維始升郎署自以通經求爲司
業卽以授之使外國者皆假服紫維自高麗還會東使
至維自耻衣緋因求見上詭言高麗使問臣獲何罪降
服臣無以對因泣下上憐之卽賜以金紫及爲祭酒又
奏言朝廷久不置此官少有知者臣之親戚故舊有書
信來者多云祭酒郎中田敏晉朝任祭酒仍兼侍郎原
循前例兼領是官庶獲美稱上從之然縉紳惡其儒者
躁求無退讓之風嘗建議乞廣太學上以侵壞民舍不
許受詔興學官校定五經疏義刻板行用功未及畢被
病上遣太醫診視使者撫問初維私用印書錢三十餘
萬爲掌事黃門所發維憂懼遽以家財償之疾遂亟上
赦而不問維將終召其壻鄭革口授遺表以五經疏未
畢爲恨景德四年錄其孫禹圭同學究出身

孔宜字不疑兗州曲阜人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
字伯魚鯉生伋字子思伋生白字子上白生末字子家
永生箕字子京箕生穿字子高穿生謙字子慎謙生鮒
字子魚以弟子騰爲嗣騰字子襄值秦難藏其家書于
屋壁騰生正字季忠正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延年生
霸字次孺漢昭帝時爲博士宣帝時爲太中大夫授皇

太子經元帝卽位賜爵關內侯號褒成君霸生福福生
房房生均字長平好學有才爲尚書郎平帝元始元年
封均爲褒成侯食邑二千戶追諡夫子爲褒成宣尼公
王莽以均爲太尉三以疾辭得還莽敗失國後漢世祖
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爲褒成侯諡元成志生損襲
爵和帝永元四年徙封損爲褒亭侯損卒子曜嗣侯邑
千戶子完嗣邑百戶完早卒無子以弟子羨襲爵羨仕
魏爲議郎黃初二年封宗聖侯邑百戶羨生震晉武帝
泰始二年徙封奉聖亭侯邑二百戶歷太常黃門侍郎
震生嶷嶷生撫舉孝廉辟太尉掾歷豫章太守撫生懿
懿生鮮有度量好學宋文帝元嘉十九年襲封奉聖侯
鮮生乘博學有才藝後魏孝文延興初舉孝廉三年封
乘爲崇聖大夫復十戶以供洒掃乘生靈珍襲爵歷祕
書郎太和十九年改封崇聖侯邑百戶靈珍生文泰文
泰生渠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恭聖侯後周宣帝
大象二年追封孔子爲鄒國公以渠襲爵邑百戶渠生
長孫隋文帝復封長孫爲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應制舉
歷涇州司兵參軍太子通事舍人大業四年改封紹聖
侯邑百戶嗣哲生德倫唐太宗貞觀十一年封褒聖侯
邑百戶朝會位同三品復其子孫則天授二年賜德倫

聖書衣服德倫生崇基襲侯中宗神龍元年授朝散大夫崇基生璠之玄宗開元中歷國子四門博士邠王府文學蔡州長史二十七年詔追諡孔子爲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璠之爲襲文宣公兼兗州長史璠之生萱襲封歷兗州泗水令萱生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詔以齊卿爲兗州司馬陷於東平卒至憲宗元和十三年平李師道其子惟暉歸魯詔以惟暉爲兗州參軍奉夫子祀復五十戶以供灑掃惟暉生策會昌元年歷國子監丞尚書博士大中元年宰相白敏中奏歲給封戶絹百疋克春秋奉祀自璠之至策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策生振懿宗

咸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兗州觀察判官至刑部員外郎振生昭儉歷兗州司馬曲阜令自策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享祀昭儉生光嗣哀帝天祐中爲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通春秋姿貌雄偉後唐明宗長興元年以爲曲阜主簿三年遷襲丘令襲文宣公晉高祖天福五年改曲阜令周高祖廣順二年平慕容彥超幸曲阜拜孔子廟及墓召仁玉賜五品服復以爲本縣令仁玉四子長曰宜舉進士不第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爲曲阜主簿歷黃州軍事推官遷司農寺丞掌星子鎮市征宜上言星子當江湖之會商

賈所集請建爲軍詔以爲縣就命宜知縣事後以爲南
康軍宜代還獻文賦數十篇太宗覽而嘉之召見問以
孔子世嗣因下詔曰素王之道百代所崇傳祚襲封抑
存典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司農寺丞宜服勤素業砥
礪廉隅亟歷官聯洽聞政績聖人之後世德不衰俾登
朝倫以光儒胄可太子右贊善大夫襲封文宣公復其
家未幾通判密州太平興國八年詔修曲阜孔子廟宜
貢方物爲謝詔褒之遷殿中丞雍熙三年王師北征受
詔督軍糧涉拒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
父死事賜學究出身爲曲阜主簿歷闕長葛二令真宗
至道三年十一月召赴闕以爲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賜
白金束帛及太宗御書印九經咸平三年詔本道轉運
使本州長吏待以賓禮仍留三年卒官年三十八次曰
憲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及第至工部員外郎知浚儀縣
次曰冕應城主簿次曰勗雍熙中進士及第延世子聖
祐景德初始九歲特賜同學究出身大中祥符元年東
封泰山特聽聖祐衣綠陪位綴京官班後及還至兗州
十一月朔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孔氏宗屬並
令陪位又幸孔林觀其墓久之又御北亭召從臣觀古
碑加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

公母顏氏魯國太夫人擢聖祐爲太常寺奉禮郎又錄其近屬進士謂同三傳出身習進士延祐習學究延渥延魯延齡並同學究出身共賜銀二百兩絹三百疋以克奉祠廟時勗爲殿中丞通判廣州王欽若言其有聲於鄉曲召赴闕改太常博士賜緋令知曲阜縣專主祠廟二年三月又遣使賜太宗御書及九經書疏三史藏于廟令本州選儒生講說聖祐後改大理評事天禧五年授光祿寺丞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事後改名佑遷太子中舍卒年三十勗爲司封郎中延魯大中祥符五年復舉進士及第從改名道輔爲左司諫龍圖閣待制

自有傳

崔頌字敦美河南偃師人父協後唐門下侍郎平章事頌幼喪母爲外祖母所鞠養以蔭補河南府巡官歷開封主簿鄧州錄事參軍以疾去官未幾詣闕上書言事宰相桑維翰覽而奇之擢爲左拾遺選右補闕漢初加朝散階副右散騎常侍張煦冊錢俶爲吳越王梁末協嘗使兩浙至是越人美之贈賄甚厚及還值周祖入京師爲軍士剽奪悉盡世宗鎮澶淵擇僚佐頌與王朴王敏中皆中其選以頌爲觀察判官贈金紫世宗尹京拜司封員外郎克判官以斷獄悞失罷職守本官卽位拜

駕部郎中遷吏部復副尹日就使兩浙世宗讀唐元稹均田疏命寫爲圖賜近臣遣使均諸道租賦頌使兗州頗增舊額恭帝嗣位改左諫議大夫宋初判國子監會重修國學及武成王廟命頌總領其事建隆三年夏始會生徒講說太祖遣中使以酒果賜之每臨幸國學召頌與語因及經義頌應答無滯及郊祀以頌攝太僕升車執綬上問以一時典禮頌占對閑雅上甚重之未幾坐請託有司爲所親求便官出爲保大軍行軍司馬乾德六年暴得疾卒年五十頌好詼諧善筆札受命書世宗謚冊文當時稱其迥麗篤信釋氏賭佛像必拜性多

疑在鄜州官舍嘗召圻塲者治堂室以帛蒙其目人皆笑之子曉至太子右贊善大夫噓字文炳雍熙二年進士淹雅有士行累爲屯田員外郎開封三司戶部判官景德中雍王元份薨府官皆坐黜時戚維爲曹國公元儼府翊善上謂宰相曰元儼年少在資贊導維迂懦循默不能規戒聞崔臚性純謹以之代維庶有裨益因召對遷都官員外郎克記室參軍賜金紫遷兵部郎中出知河中府轉太常少卿將作監卒

尹拙潁州汝陰人梁貞明五年舉三史調補下邑主簿攝本鎮館驛巡官後唐長興中召爲著作佐郎直史館

遷左拾遺依前直史館加朝散大夫應順初出爲宣武軍掌書記檢校虞部員外郎兼殿中侍御史清泰初加檢校駕部員外郎兼御史大夫二年改檢校虞部郎中忠武軍掌書記晉天福四年入爲右補闕明年轉侍御史會詔拙與張昭呂琦等同修唐史改倉部員外郎賜金紫八年遷左司員外郎契丹入寇趙延壽鎮常山以拙爲掌書記漢初召爲司馬郎中弘文館直學上周廣順初遷庫部郎中兼太常博士仍克直學士奉使荆南還改兵部郎中顯德初拜檢校右散騎常侍國子祭酒通判太常禮院事與張昭同修唐應順清泰及周祖實錄又與昭及田敏同詳定經典釋文丁憂免宋初改檢校工部尚書太子詹事判太府寺遷祕書監判大理寺乾德六年告老以本官致事拙性純謹博通經史周世宗北征命翰林學士爲文祭白馬祠學士不知所出遂訪於拙拙歷舉郡國祠白馬者以十數當時伏其該博開寶四年卒年八十一子季通至國子博士田敏淄州鄒平人少通春秋之學梁貞明中登科調補淄州主簿不令之任留爲國子四門博士後唐天成初改尚書博士賜緋滿歲爲國子博士上言請四郊置齋宮不報秩滿轉屯田員外郎以詳明典禮兼太常博士

建議請依春秋每歲藏冰薦宗廟頌公卿如古禮奉詔
與太常卿劉岳博士段顥路航李居浣陳觀等刪定唐
鄭餘慶書儀又詔與馬鎬等同校九經改戶部員外郎
賜金紫清泰初遷國子司業晉天福四年授祭酒仍檢
校工部尚書俄兼戶部侍郎開運初遷兵部侍郎克弘
文館學士判館事議者以敏止可任學官宰相桑維翰
聞之卽改授檢校右僕射復爲祭酒漢乾佑中拜尚書
右丞判國子監周廣順初改左丞遣使契丹將歲賂錢
十萬貫止其侵剽契丹不許周祖將親郊命權判太常
卿事世宗卽位真拜太常卿檢校左僕射加司空顯德
五年上章請老賜詔曰卿詳明禮樂博涉典墳爲儒學
之宗師乃薦神之儀表朕方資舊德以訪話言遽覽封
章願致官政引年之制雖著舊文尊賢之心方深虛佇
所請宜不允遷工部尚書俄再上表願歸故鄉以遂首
丘之志改太子少保致仕歸淄州別墅恭帝卽位加少
傅開寶四年卒年九十二敏解官歸鄉有良田數十頃
多釀美酒待賓客體強少疾徒步往來閭巷間不以杖
每日親授諸子經自作父墓碑辭甚質敏嘗使湖南路
出荆渚以印本經書遺高從誨從誨謝曰祭酒所遺經
書僕但能識孝經耳敏曰讀書不必多十八章足矣如

諸侯章云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皆至要之言也時從誨兵敗於郢故敏以此諷之從誨大慙敏雖篤於經學亦好爲穿鑿所校九經頗以獨見自任如改尚書盤庚若網在綱爲若網在綱重言綱字又爾雅撥木槿注曰日及改爲白及如此之類甚衆世頗非之子章至殿中丞

辛文悅者不知何許人以五經教授太祖幼時從其肄業周顯德中太祖歷禁衛爲殿前都點檢節制方面文悅久不獲接見一日夢邀車駕請見旣拜乃太祖也太祖亦夢其來謁因令左右尋訪文悅果自至太祖異之及登位召見授太子中允判太府事開寶三年出知房州時周鄭王出居是州上以文悅長者故命焉文悅後累遷至員外郎又有張遁張文旦者嘗與太宗同學校太平興國中詣闕自言各起家爲主簿

李覺字仲明本京兆長安人曾祖鼎唐國子祭酒蘇州刺史唐末避亂徙家青州益都鼎生瑜本州推官瑜生成字咸熙性曠蕩嗜酒喜吟詩善琴奕畫山水尤工人多傳秘其蹟周樞密使王朴將薦其能會朴卒鬱鬱不得志乾德中司農卿衛融知陳州聞其名召之成因挈族而往日以酣飲爲事醉死於客舍子覺太平興國五

年舉九經起家將作監丞通判建州秩將滿州人借留
有詔褒之就遷左贊善大夫知泗州轉秘書丞太宗以
孔穎達五經正義刊板詔孔維與覺等校定王師征燕
薊命覺部京東諸州芻糧赴幽州維薦覺有學遷禮記
博士賜緋魚雍熙三年與右補闕李若拙同使交州黎
桓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朝人乍歷之豈不倦乎覺曰
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
何足云哉桓默然色沮使還久之遷國子博士端拱元
年春初令學官講說覺首領焉太宗幸國子監謁文宣
王畢升輦將出西門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

上卽召覺令對御講覺曰唯江下六龍在御臣何敢輒升
高坐上因降輦令有司張幕設別坐詔覺講周易之
泰卦從臣皆列坐覺因述一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上
甚悅特賜帛百疋俄獻時務策上頗嘉獎是冬以本官
直史館右正言王禹偁上言覺但能通經不當輒居史
職覺做韓愈毛穎傳作竹穎傳以獻太宗嘉之故寢禹
偁之奏淳化初上以經書板本有田敏輒刪去者數字
命覺與孔維詳定二年詳校春秋正義成改水部員外
郎判國子監四年遷司門員外郎被病假滿詔不絕奉
卒覺累上書言時務述養馬漕運屯田三事太宗嘉其

詳備令送史館語見本志覺性彊毅而聰敏嘗與秘閣
校理吳淑等同考試開封府秋賦舉人語及筭雉免首
足法覺曰此頗繁吾能易之及成果精簡淑意其宿製
卽試以別法皆能立就坐中皆歎伏子宥大中祥符五
年進士爲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

崔頤正開封封丘人與弟倓倓並舉進士明經術頤正
雍熙中爲高密尉秩滿國子祭酒孔維薦之以爲國學
直講遷殿中丞太宗召見令說莊子一篇賜錢五萬判
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
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也蓋前所遣官多專

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
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
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
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刊正冀除舛謬從
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版本多舛誤真宗
命擇官詳正因訪達經義者至方參知政事以頤正對
曰朕宮中無事樂聞講誦翌日召頤正於苑中說尚書
大禹謨賜以牙緋白是日令赴御書院待對說尚書至
十卷頤正年老步趨艱蹇表求致仕上命坐間恤甚至
賜器幣聽以本官致仕仍克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

年七十九。僊侏淳化中。歷福州連江尉。判國子監。李至奏爲直講。引對便坐。太宗顧謂曰。李覺嘗奏朕云。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爾知否。僊侏曰。昔秦時程邈。撰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用爲角。音推兩點爲角。音鹿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咸平二年。真宗幸國學。召僊侏說尚書。卽特賜緋。景德後。令講道德經。口於崇文院。候對終篇。賜以白金。繪綵三年卒。年七十九。嘗撰帝王手鑑十卷。并注曹唐大遊仙詩十五卷。其子世安。上之。特賜出身。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也。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爲人。朴且率。自信無少矯厲。師河南穆脩。脩性卞嚴寡合。雖之才亦頻在訶怒中。之才事之亦謹。卒能受易。時蘇舜欽輩亦從脩學。易其專授受者。惟之才爾。脩之易受之。种放放受之。陳搏源流最遠。其圖書象數變通之妙。秦漢以來鮮有知者。之才初爲衛州。獲加主簿。權共城令。時邵雍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蔬食。躬爨以養父。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於是先示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

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焉其後雍卒以易名世之才器大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圖榮進石延年獨曰時不足以容君盍不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檄見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之晚友人尹洙以書薦於中書舍人葉道卿因石延年致之曰孟州司法參軍李之才年三十九能爲古文章語直意遂不肆不窘固足以蹈及前輩非洙所敢品目而安於卑位無仕進意人罕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於世必過人遠甚恨其貧不能決其歸心知之者當共成之延年復書曰今業文好古之士至鮮且不張苟遺若人其學益衰矣延年素不喜謁貴仕凡四五至道卿門通其書乃已道卿薦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仕五人改大理寺丞爲緱氏令未行會延年與龍圖閣直學士吳遵路調兵河東辟之才澤州簽署判官澤人劉義叟從受曆法世稱義叟曆法遠出古今上有楊雄張衡所未喻者實之才授之在澤博殿中丞丁母憂甫除喪暴卒于懷州官舍寶曆五年二月也時尹洙兄漸守懷哭之才過

哀感疾不踰月亦卒之才歸葬青社邵雍表其墓有曰
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終

宋史卷四百三十二

列傳第一百九十一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行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儒林二

胡旦

賈同

劉顏

高弁

孫復

石介

胡瑗

劉義叟

林槩

李覲

何涉

王回

弟向

周堯卿

王當

陳揚

胡旦字周父濱州渤海人少有雋才博學能文辭舉進

士第一爲將作監丞通判昇州時江南初平汰李氏時
所度僧十減六七且曰彼無田廬可歸將衆而爲盜悉
黥爲兵遷左拾遺直史館數上書言時政利病出爲淮
南東路轉運副使知海州踰年召歸先是廬多遜貶趙
普罷相其夏河決韓村尋復塞且獻河平頌曰天祚我
宋以君兆民配天成休惟堯與隣粵有大水昏墊下人
非曰聖作孰究孰度蔽賢者退壅澤者罪我防大患河
豈云敗逆遜遠投姦普屏外聖道如隄崇崇海內帝曰
守文是塞是親調爾衛兵程是丞民民以盡力臣以勤
職役云其終河以之塞唐堯懷山實警神德漢武宣防
實彰令式我塞長河融流惠澤明明聖功萬代成則太
宗覽頌有逆遜姦普之語召宰相謂曰胡旦獻頌詞意
悖戾朕自擢於甲科歷試外任所至無善狀知海州日
爲部下所訟獄已具適會大赦朕錄其材而捨其過尚
令在近列又領史職乃敢恣胸臆狂躁如此其亟逐之
卽貶殿中丞商州團練副使上平燕議曰今幽州在北
門之外東封非國家所急願移其資以事北伐且天時
地利人事皆有可伐之意歲之所臨其地受福今年春
未至來年歲在宋分今年初秋至六年鎮在燕分從今
年爲備至來春興師北兵之遇春夏則氊裘皮履羊弓

塞馬不爲用而中原士卒素不能寒往北逢暄筋力勇
健以勇健之士驅不用之敵承福慶之時討災殃之城
成功立事在于此矣長淮以北太行以東河水罷災土
地甚沃因其豐實取其穀帛減價以折納見錢以貴糴
官府多積兵役無虞用兵豐財可濟大事太原克復以
來于今七載兵甲甚利士卒甚雄夜寢晨興寒裘饑粟
若以促裝之賜發軍而用之恩賞之貲成功而賚之可
以齊心平敵恢拓舊境幽州平土而負敵爲勢必擇四
人分之方面以剛斷勇毅者主之選和平恭慎者一人
部之幽州之北皆是山谷通人馬者不過十處領將主
者亦擇十人同行則共議兵機分出則各司軍事寇來
則同戰以驅逐寇歸則畫疆以扞蔽苟塞斷山路餘寇
在燕與大軍相持則遷延其時以度春夏寇不能熱有
退無前使士之剛勇與才力者各爲一將多則分部扞
敵攻城兩盡其力定其軍名實其軍數我寡彼多則力
不勝我實彼虛則勝有餘力均則較其地形地均則爭
其謀略分明勇怯各致其用以茶鹽香藥之價十分減
二從新者先賣於邊城要路軍馬屯所以芻粟錢帛之
價十分增二納貨以出券者詣本場以交貨得貨者緣
逐路以納稅出往來四方之饒爲兩地費用之耗自然

商得其利則買之於人人得其資則勤之於穡故必民
效兼倍之力國貯九年之積科撥不假於度支轉般何
勞於漕挽芻粟之給攻具之用委輸發運以爲後繼今
將用二十萬之衆役三十州之民願陛下明降日月之
信先示雨露之澤民知信賞則悅而忘死士得仰給則
死而力戰如此則逆壘不足下猾寇不足殄也起爲左
補闕復直史館遷脩撰預脩國史以尚書戶部員外郎
知制誥遷司封員外郎有儒書人翟頴者旦嘗與之善
因爲改姓名馬周以爲唐馬周復出上書詆時政且自
薦可爲大臣又舉材任公輔者十人其辭頗壯當時皆

謂旦所爲馬周坐流海島旦亦貶坊州團練副使坐擅
離所部謁宋白于鄜州旣被劾特釋之徙絳州稍復工
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遷本曹郎中知制誥史館修撰素
善中官王繼恩爲繼恩草制辭過美繼恩敗真宗聞而
惡之貶安遠軍行軍司馬又削籍流溇州咸平初移通
州團練副使徙徐州以祠部員外郎分司西京又爲保
信軍節度副使久之以司封員外郎通判襄州封泰山
改祠部郎中服母喪旣除乃言父卒時嘗詔奪哀從事
請追行服三年已而失明以秘書省少監致仕居襄州
再遷秘書監卒旦喜讀書旣喪明猶令人誦經史隱几

聽之不少輟著漢春秋五代史略將帥要略演聖通論
唐乘家傳二百餘卷斷大硯方五六尺刻而瘞之曰胡
旦修漢春秋硯晚尤黷貨干擾州縣持吏短長爲時論
所薄旣死子孫貧甚寓柩民間皇祐末知襄州王田爲
言於朝得錢二十萬以葬

賈同字希得青州臨淄人五代時楊光遠反同祖崇率
鄉里四百餘家保愚谷山全活者二千人同初名罔字
公疎篤學好古有時名著山東野錄七篇年四十餘同
進士出身真宗命改今名王欽若方貴盛聞同名欲致
之固謝不往居八九輩始補歷城主簿張知白薦爲大

理評事通判兗州天聖初上書言自祥符以來諫諍路
塞丁謂乘間造符瑞以欺先帝今謂姦旣白宜明告天
下正符瑞之謬罷宮觀崇奉歸不急之衛兵收無名之
實費使先帝免後世之議國家無因循之失又言寇準
忠規亮節疾惡擯邪自其貶黜天下之人弗見其罪宜
還之內地以明忠邪善惡之分時章獻太后臨朝而同
言如此人以爲難再遷殿中丞知棣州卒劉顏李冠王
無忌及其門人諡同曰存道先生

劉顏字子望彭城人少孤好古學不專章句師事高弁
舉進士第以試祕書省校書郎知龍興縣坐法免久之

授徐州文學居鄉里教授數十百人採漢唐奏議爲輔
弼名對馮元劉筠錢易滕涉蔡齊上其書除任城主簿
歲饑發大姓所積粟活數千人李迪知兗州青州皆辟
爲從事卒著儒術通要經濟樞言復數十篇石介見其
書歎曰恨不在弟子之列子庠自有傳

高弁字公儀濮州雷澤人弱冠徒步從種放學于終南
山又學古文于柳開與張景齊名至道中以文謁王禹
偁禹備奇之舉進士累官侍御史諫修玉清昭應宮降
知廣濟軍尋以戶部判官試開封府進士私發糊名奪
二官稍復知單州邢州鹽鐵判官河決澶州請弛隄防

縱水所之可省民力且以扼契丹南向議寢知陝州卒
弁性孝友所爲文章多祖六經及孟子喜言仁義有帝
則三篇爲世所傳與李迪賈同陸參朱頔伊淳相友善
石延年劉潛皆其門人也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退居泰山學春
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大約本於陸淳而增新意石介
有名山東自介而下皆以先生事復年四十不娶李迪
知其賢以其弟之子妻之復初猶豫石介與諸弟子請
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欲託以子
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復乃聽孔道輔聞復之賢就見

之介執杖屨立侍復左右升降拜則扶之其往謝亦然
介既爲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
弼皆言復有經術宜在朝廷除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
直講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召爲邇英閣祗候說書
楊安國言其講說多異先儒罷之孔直溫敗得所遺復
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又知長水縣簽書應天府判
官事通判陵州未行翰林學士趙槩等十餘人言復經
爲人師不宜使佐州縣留爲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
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復而
教養諸生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紙筆

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得書十五萬言錄藏祕閣特
官其一子

石介字守道兗州奉符人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
篤學有志尚樂善疾惡喜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
辟爲主簿未至以論赦書不當求五代及諸僞國後罷
爲鎮南掌書記代父丙遠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
憂耕徂徠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于
家魯人號介徂徠先生入爲國子監直講學者從之甚
衆太學繇此益盛介爲文有氣嘗患文章之弊佛老爲
蠹著怪說中國論言去此三者乃可以有爲又著唐鑑

以戒姦臣宦官宮女指切當時無所諱忌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會呂夷簡罷相夏竦既除樞密使復奪之以衍代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及琦同時執政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並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作慶曆聖德詩曰於惟慶曆三年三月皇帝龍興徐出闈闈晨坐太極晝開闈闈躬覽英賢手鋟姦枿大聲颯颯震搖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躡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蹙然言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賴輔弼汝得象殊重慎微密君相予父子嘉君伐君仍相予筮鑠斯協昌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傳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乘勢湯沸火熱汝時小臣危言業業爲予司諫正予門闥爲予京兆聖予讒說賊叛予夏往予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予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吉予予晚得弼予心弼悅弼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疏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屢竭契丹忘義檣杙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怯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風裂觀弼之心鍊金銀鐵寵名大官以

酬勞渴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契天實
賚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汝予黃
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弗越遂長樞府
兵政無蹶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居樸其
人渾樸不施剗剗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
予哲惟脩惟靖立朝轍轍言論礫礫忠誠特達祿微身
賤其志不怯嘗詆大官亟遭貶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
屢進直言以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爲御史幾
叩予榻襄雖小官多聞予微亦嘗獻言箴予之失剛守
粹慤與脩儔足並爲諫官正色在列予過汝言毋錯汝
舌皇帝聖明忠邪辨別舉擢峻良掃除妖魅衆賢之進
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弼司予調燮下
賴諫諍維予紀法左右正人無有邪孽予望太平日不
逾浹皇帝嗣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默如淵聖人不
測其動如天賞罰在予不失其權恭已南面退姦進賢
知賢不易非明弗得去邪惟艱惟斷乃克明則不貳斷
則不惑旣明且斷惟皇帝之德羣臣踧踖重足屏息交
相教語曰惟正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侯危慄墮玉
失舄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修臣職四夷走
馬墜鐙失策交相告語皇帝英武解兵修貢未爲屬國

皇帝一舉羣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服焉臣願皇帝壽
萬千年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且
出孫復曰子禍始於此矣介不畜馬借馬而乘出入大
臣之門頗招賓客預政事人多指目不自安求出通判
濮州未赴卒會徐狂人孔直溫謀反搜其家得介書夏
竦銜介甚且欲中傷杜衍等因言介詐死北走契丹請
發棺以驗詔下京東訪其存亡衍時在兗州以驗介事
語官屬衆不敢答掌書記龔鼎臣願以闔族保介必死
衍探懷出奏藁示之曰老夫已保介矣君年少見義必
爲豈可量哉提點刑獄呂居簡亦曰發棺空介果走北

卒戮非酷不然是國家無故剖人家墓何以示後世且
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卽
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
免斂棺子弟羈管他州久之得還介家故貧妻子幾凍
餒富弼韓琦共分奉買田以贍養之有徂徠集行於世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以經術教授吳中年四十餘
景祐初更定雅樂詔求知音者范仲淹薦瑗白衣對崇
政殿與鎮東軍節度推官阮逸同較鐘律分造鐘磬各
一虞以一黍之廣爲分以制尺律徑三分四釐六毫四
絲圍十分三釐九毫二絲又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丁

度等以爲非古制罷之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
經略陝西辟丹州推官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
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
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視諸生如其子弟諸生亦信愛如
其父兄從之游者常數百人慶曆中興太學下湖州取
其法著爲令召爲諸王宮教授辭疾不行爲太子中舍
以殿中丞致仕皇祐中更鑄太常鐘磬驛召瑗逸與近
臣太常官議于祕閣遂典作樂事復以大理評事兼太
常寺主簿辭不就歲餘授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樂成
遷大理寺丞賜緋衣銀魚瑗既居太學其徒益衆太學
至不能容取旁宮舍處之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
四五隨材高下喜自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
雖不識皆知其瑗弟子也喜祐初擢太子中允天章閣
侍講仍治太學旣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老
於家諸生與朝士祖餞東門外時以爲榮旣卒詔賻其
家

劉義叟字仲更澤州晉城人歐陽修使河東薦其學術
試大理評事權趙州軍事判官精筭術兼通大衍諸曆
及修唐史令專修律曆天文五行志尋爲編修官改祕
書省著作佐郎以母喪去詔令家居編修書成擢崇文

院檢討未入謝疽發背卒義叟強記多識尤長於星曆術數皇祐五年日食心時胡瑗鑄鐘弁而直聲鬱不發又陝西鑄大錢義叟曰此所謂害金再興與周景王同占上將感心腹之疾其後仁宗果不豫又月入太微曰後宮當有喪已而張貴妃薨至和元年日食正陽客星出于昴曰契丹宗真其死乎事皆驗義叟未病嘗曰吾及秋必死自擇地於父冢旁占庚穴以語其妻如其言葬之著十三代史志劉氏輯曆春秋災異諸書

林槩字端父福州福清人父高太常博士有治行槩幼警悟舉進士以秘書省校書郎知長興縣歲大饑富人糶糴以邀價槩出奉粟庭下誘土豪輸數千石以餉饑者知連州康定初上封事曰古者民爲兵而今兵食民古馬寓於民而今不習馬此兵與馬之大患也請附庸用兵之法四歛一民部以爲軍閑耕田里被甲皆兵因命其家咸得畜馬私乘休暇官爲調習則人便于戈馬識行列又行陣無法而出於臨時將無素備而取於倉卒軍不予權而監以宦侍若是者雖得古之材使循今之法亦必屢戰而屢敗又請備蠻籍土民爲兵柵要衝購盜人使守禦徙淮安軍程琳嘗禁蜀人不得自爲渠堰槩奏罷之又言蜀饑願罷川峽漕發常平粟貸民租

募富人輕粟價除商旅之禁使通貨相資官至太常博士集賢校理卒著史論辨國語子希自有傳

李觀字泰伯建昌軍南城人俊辨能文舉茂才異等不中親老以教授自資學者常數十百人皇祐初范仲淹薦爲試太學助教上明堂定制圖序曰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是言堂基脩廣非謂立室之數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是言堂上非謂室中東西之堂各深四筵半南北之堂各深三筵半五室凡室二筵是言四堂中央有方十筵之地自東至西可營五室自南至北可營五室十筵中央方二筵之地旣爲太室連作餘室則不能令十二位各直其辰當於東南西北四面及四角缺處各虛方二筵之地周而通之以爲太廟太室正居中月令所謂中央土居太廟太室者言此太廟之中有太室也太廟之外堂子午卯酉四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二與太廟相通爲青陽明堂總章元堂四太廟當寅申巳亥辰戌丑未八位上各畫方二筵地以爲左个右个也大戴禮盛德記明堂凡九室室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八个之室并太室而九室四面各有戶戶旁夾兩牖也白虎通明堂上圓下方八窻四闔九室十二坐四太廟前名爲一門出於堂上門旁夾兩

憲也左右之个其實皆室但以分處左右形如夾戶故
有个名太廟之內以及太室其實祀文王配上帝之位
謂之廟者義當然矣土者分王四時於五行最尊故天
子當其時居太室周祭天地之位以尊嚴之也四仲之
月各得一時之中與餘月有異故復於子午卯酉之方
取二筵地假太廟之名以聽朔也周禮言基而不及室
大戴言室而不及廟稽之月令則備矣然非白虎通亦
無以知窻闥之制也聶崇義所謂秦人明堂圖者其制
有十二階古之遺法當亦取之禮記外傳曰明堂四面
各五門今按明堂位四夷之國西門之外九采之國應
門之外時太子負斧戣南饗而立南門之外者北面東
上應門之外者亦北面東上是南門之外有應門也既
有應門則不得不有臯庫雉門明堂者四時所居四面
如一南面既有五門則餘三面皆各有五門鄭注明堂
位則云正門謂之應門其意當謂變南門之文以爲應
門又見王宮有路門其次乃有應門今明堂無路門之
名而但有應門便謂更無重門而南門卽是應門且路
寢之前則名路門其次有應門明堂非路寢乃變其內
門之名爲東門南門而次有應門何害於義四夷之君
既在四門之外而外無重門則是列於郊野道路之間

豈朝會之儀乎王宮常居猶設五門以限中外明堂者效天法地尊祖配帝而止一門以表之豈爲稱哉若其建置之所則淳于登云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玉藻聽朝於南門之外康成之注亦與是合夫稱明也宜在國之陽事天神也宜在城門之外今圖以九分當九尺之筵東西之堂共九筵南北之堂共七筵中央之地自東至西凡五室自南至北凡五室每室二筵取於考工記也一太室八左右个共九室室有四戶八牖共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協於戴德記也九室四廟共十三位本於月令也四廟之面各爲一門門夾兩

窻是謂八窻四闥稽於白虎通也十二階采於三禮圖也四面各五門酌於明堂位禮記外傳也嘉祐中用國子監奏召爲海門主簿太學說書而卒觀嘗著周禮致太平論平土書禮論門人鄧潤甫熙寧中上其退居類藁皇祐續藁并後集請官其子參魯詔以爲郊社齋郎何涉字濟川南兗人父祖皆業農涉始讀書晝夜刻苦汎覽博古上自六經諸子百家旁及山經地志醫卜之術無所不學一過目不復再讀而終身不忘人問書傳中事必指卷第冊葉所在驗之果然登進士第調落交主簿改中部令范仲淹一見奇之辟彰武軍節度推官

用龐籍奏遷著作佐郎管勾鄜延等路經略安撫招討
司機宜文字時元昊擾邊軍中經畫涉預有力元昊納
款籍召爲樞密使欲與之俱涉曰親老矣非人子自便
之時拜章願得歸養特改秘書丞通判徙嘉州用文彥
博龐籍薦召還除集賢校理既又求歸蜀遂得知漢州
歲滿移合州累官尚書司封員外郎父喪罷歸卒詔恤
其家并官其一子涉長厚有操行事親至孝平居未嘗
談人過惡所至多建學館勸誨諸生從之游者甚衆雖
在軍中亦嘗謂諸將講左氏春秋狄青之徒皆橫經以
聽有治道中術春秋本旨廬江集七十卷

王回字深父福州侯官人父平言試御史回敦行孝友
質直平恕造次必稽古人所爲而不爲小廉曲謹以求
名譽嘗舉進士中第爲衛真簿有所不合稱病自免作
告友曰古之言天下達道者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
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各以其義行而人倫立其義廢則
人倫亦從而亡矣然而父子兄弟之親天性之自然者
也夫婦之合以人情而然者也君臣之從以衆心而然
者也是雖欲自廢而理勢持之何能斬也惟朋友者舉
天下之人莫不可同亦舉天下之人莫不可異同異在
我則義安所卒歸乎是其漸廢之所繇也君之於臣也

父之於子也夫之於婦也兄之於弟也過且惡必亂敗其國家國家敗而皆受其難被其名而終身不可辭也故其爲上者不敢不誨爲下者不敢不諫世治道行則人能循義而自得世衰道微則人猶顧義而自全間有不若則亦無害於衆焉耳此所謂理勢持之雖百代可知也親非天性也合非人情也從非衆心也羣而同別而異有善不足與榮有惡不足與辱大道之行公於義者可至焉下斯而言其能及者鮮矣是以聖人崇之以列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而壹爲達道也聖人旣沒而其義益廢於今則亡矣夫人有四肢所以成身一體不

備則謂之廢疾而人倫缺焉何以爲世嗚呼處今之時而望古之道難矣姑求其肯告吾過也而樂聞其過者與之友乎退居潁州久之不肯仕在廷多薦者治平中以爲忠武軍節度推官知南頓縣命下而卒回在潁川與處士常秩友善熙寧中秩上其文集補回子汾爲郊社齋郎弟向

向字子直爲文長於序事戲作公默先生傳曰公議先生剛直任氣好議論取當世是非辨明游梁宋間去潁弟子任意對曰先生無復念去也弟子從先生久矣亦各厭行役先生舍潁爲居廬必有生計主人公賢遇先

生不淺薄今又去之弟子未見先生止處也先生豈薄
頽邪公議先生曰來吾語爾君子貴行道信於世不信
貴容不容貴去古之辟世辟地辟色辟言是也吾行年
三十立節循名被服先生究窮六經頑鈍晚成所得無
幾張羅大綱漏略零細校其所見未爲完人豈敢自忘
冀用於世予所厭苦正謂不容予行世間波混流同予
譽不至予毀日隆小人鑿空造事形迹侵排萬端地隘天
側詩不云乎讒人罔極正人明恕故未見疑不幸去我
來者謂誰讒一日效我終顛危智者利身遠害全德不
如亟行以適異國語已任意對曰先生無言也意輩弟
子嘗竊論先生樂取怨憎爲人所難不知不樂也今定
不樂先生知所以取之乎先生聰明才能過人遠甚而
刺口論世事立是立非其間不容毫髮又以公義名此
人之怨府也傳曰議人者不得其死先生憂之是也其
去未是意有三事爲先生計先生幸聽意不必行不聽
先生雖去絕海未見先生安也公議先生疆舌不語下
視任意目不轉移時卒問任意對曰人之肺肝安得可
視高出重泉險不足比聞善於彼陽譽陰非反背復憎
詆笑縱橫得其細過聲張口播線飾百端德敗行破自
然是人賤彼善我意策之三此爲最上者也先生能用

之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次者對曰捐棄骨肉
徻狂而去令世人不復顧忌此策之次者先生能用之
乎公議先生曰不能爾試言其又次者對曰先生之行
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也會未得稱高世而詆訶鋒起
幾不得與妄庸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
好默是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
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歎曰吁吾爲爾用
下策也任意乃大笑顧其徒曰宜吾先生之病於世也
吾三策之卒取其下者矣弟子陽思曰今日非任意先
生不可得留與其徒謝意更因意請去公議爲公默先

生弟同字容季性純篤亦善序事皆蚤卒仕止於縣主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
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
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
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爲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
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
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爲師表未及用以慶曆
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
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而異之謂族人曰是

見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內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又為人篤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口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

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子之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文集二十卷七子論鼎州司理參軍說湖州歸安主簿諡諷諲說誼

王當字子思眉州眉山人幼好學博覽古人所取惟王
佐大略嘗謂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填撫四方親附
百姓皆出於一道其言之雖大其行之甚易嘗舉進士
不中退居田野歎曰士之居世苟不見其用必見其言
遂著春秋列國名臣傳五十卷人競傳之元祐中蘇轍
以賢良方正薦廷對慷慨不避權貴策入四等調龍遊
縣尉蔡京知成都舉爲學官當不就其後京相當遂不
復仕卒年七十二當於經學尤邃易與春秋皆爲之傳
得聖人之旨居多又有經旨二卷史論十二卷兵書十
二篇

陳暘字晉之福州人中紹聖制科授順昌軍節度推官
徽宗初進汜衡集以勸導紹述得太學博士秘書省正
字禮部侍郎趙挺之言暘所著樂書二十卷貫穿明備
乞援其兄祥道進禮書故事給札旣上遷太常丞進駕
部員外郎爲講議司參詳禮樂官魏漢津議樂用京房
二變四清暘曰五聲十二律樂之正也二變四清樂之
蠹也二變以變宮爲君四清以黃鐘清爲君事以時作
固可變也而君不可變大簇大呂夾鐘或可分也而黃
鐘不可分豈古人所謂尊無二上之旨哉時論方右漢
津繼暘議進鴻臚太常少卿禮部侍郎以顯謨閣待制

提舉醴泉觀嘗坐事奪已而復之卒年六十八祥道守
用之元祐中爲太常博士終祕書省正字所著禮書一
百五十卷與賜樂書並行于世

宋史卷四百三十一終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列傳第一百九十二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錄軍國重事前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書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儒林三

邵伯溫

喻樛

洪興祖

高一閔

程大昌

林之奇

林光朝

楊萬里

邵伯溫字子文洛陽人康節處士雍之子也雍名重一時如司馬光韓維呂公著程頤兄弟皆交其門伯溫入

萬曆二十七年刊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

列傳

一

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而光等亦屈名位輩行與伯
溫爲再世交故所聞日博而尤熟當世之務光入相嘗
欲薦伯溫未果而薨後以河南尹與部使者薦特授大
名府助教調潞州長子縣尉初蔡確之相也神宗崩哲
宗立邢恕自襄州移河陽詣確謀造定策事及司馬光
康詣闕恕召康詣河陽伯溫謂康曰公休除喪未見
君不宜枉道先見朋友康曰已諾之伯溫曰恕傾巧或
以事要公休若從之必爲異日之悔康竟往恕果勸康
作書稱確以爲他日全身保家計康恕同年登科第又
出光門下康遂作書如恕言恕蓋以康爲光子言確有
定策功世必見信旣而梁燾以諫議召恕亦要燾至河
陽連日夜論確功不休且以康書爲證燾不悅會吳處
厚奏確詩謗朝政燾與劉安世共請誅確且論恕罪亦
命康分折康始悔之康卒子植幼宣仁后憫之呂大防
謂康素以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爲西京教授以教植伯
溫旣至官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之子賢愚在天下
可畏也植聞之力學不懈卒有立紹聖初章惇爲相惇
嘗事康節欲用伯溫伯溫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
謂伯溫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溫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
下耶至則先就部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之學

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溫曰先君先天之學
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
可忘矣時惇方與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之于
朝而伯溫願補郡縣吏惇不悅遂得監永興軍鑄錢監
時元祐諸賢方南遷士鮮訪之者伯溫見范祖禹於咸
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爲之恐不顧也會西邊用兵復
夏人故地從軍者得累數階伯溫當行輒推同列秩滿
惇猶在相位伯溫義不至京師從外臺辟環慶路帥墓
實避惇也徽宗卽位以日食求言伯溫上書累數千言
大要欲復祖宗制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分君子
小人戒勞民用兵議極懇至宣仁太后之謗伯溫旣辨
之又著書名辨誣後崇寧大觀間以元符上書人分邪
正等伯溫在邪等中以此書也出監華州西嶽廟久之
知峽州靈寶縣徙芮城縣丁母憂服除主管永興軍耀
州三白渠公事童貫爲宣撫使士大夫爭出其門伯溫
聞其來出他州避之除知果州請罷歲輸瀘南諸州綾
絹絲綿數十萬以寬民力除知興元府遂寧府邠州皆
不赴擢提點成都路刑獄賊史斌破武休入漢利窺劍
門伯溫與成都帥臣盧法原合謀守劔門賊竟不能入
蜀人德之除利路轉運副使提舉太平觀紹興四年卒

年七十八初邵雍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是及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故免於難伯溫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大夫當知國體以蔡確姦邪投之死地何足惜然嘗爲宰相當以宰相待之范忠宣有文正餘風知國體者也故欲薄確之罪言旣不用退而行確詞命然後求去君子長者仁人用心也確死南荒豈獨有傷國體哉劉摯梁燾王巖叟劉安世忠直有餘然疾惡已甚不知國體以貽後日縉紳之禍不能無過也趙鼎少從伯溫游及當相乞行追錄始贈秘閣修撰嘗表伯溫之墓曰以學行起元祐以名節居紹聖以言廢於崇寧世以此

三語盡伯溫出處云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三子溥

傳傳

喻樛字子才其先南昌人初愈藥仕梁位至安州刺史武帝賜姓喻後徙嚴樛其十六世孫也少慕伊洛之學中建炎三年進士第爲人質直好義論趙鼎云樞筦居常山樛往謁因諷之曰公之事上當使啓沃多而施行少啓沃之際當使誠意多而語言少鼎竒之引爲上客鼎都督川陝荆襄辟樛爲屬紹興初高宗親征樛見鼎曰六龍臨江兵氣百倍然公自度此舉果出萬全乎或

姑試一擲也鼎曰中國累年退避不振敵情益驕義不可更屈故贄上行耳若事之濟否則非鼎所知也樗曰然則當思歸路毋以賊遺君父憂鼎曰策安出樗曰張德遠有重望居閩今莫若使其爲江淮荆浙福建等路宣撫使俾以諸道兵赴闕命下之日府庫軍旅錢穀皆得專之宣撫來路卽朝廷歸路也鼎曰諾於是入奏曰今沿江經畫大計略定非得大臣相應援不可如張浚人才陛下終棄之乎帝曰朕用之遂起浚知樞密院事浚至執鼎手曰此行舉措皆合人心鼎笑曰子才之功也樗於是往來鼎浚間多所裨益頃之以鼎薦授秘書省正字兼史館校勘初金旣退師鼎浚相得驩甚人知其將並相樗獨言二人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有一不合或當去位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後稍如其言人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先是樗與張九成皆言和議非便秦檜旣主和言者希旨劾樗與九成謗訕樗出知舒州懷寧縣通判衡州已而致仕檜死復起爲大宗正丞轉工部員外郎出知蘄州孝宗卽位用爲提舉浙東常平以治績聞淳熙七年卒初樗善鑒識

宣和間謂其友人沈晦誠進士當第一建炎初又謂今歲進士張九成當第一凌景夏次之會風折大槐樗以作二簡遺之後果然趙鼎嘗以樊光遠免舉事訪樗樗曰今年省試不可無此人於是光遠亦第一初樗二女方擇配富人交請婚不許及見汪洋張孝祥乃曰佳婿也遂以妻之

洪興祖字慶善鎮江丹陽人少讀權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績文日進登政和上舍第爲湖州士曹改宣教郎高宗時在楊則庶事草創選人改秩軍頭司引見曰興祖始召試授秘書省正字後爲太常博士上疏乞收人心納謀策安民情壯國威又論國家再造一宜以藝祖爲法紹興四年蘇湖地震興祖時爲駕部郎官應詔上疏具言朝廷紀綱之失爲時宰所惡主管太平觀起知廣德軍視水原爲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一新學會因定從祀自十哲曾子而下七十有一人又列先儒左丘明而下二十有六人擢提點江東刑獄知真州州當兵衝瘡痍未瘳興祖始至請復一年租從之明年再請又從之自是流民復業墾闢荒田至七萬餘畝徙知饒州先夢持六刀覺曰三刀爲益今倍之其饒乎已而果然時秦檜當國諫官多檜門下爭彈劾以媚檜興祖

坐嘗作故龍國閣學士程瑀論語解序語涉怨望編管
昭州卒年六十有六明年詔復其官直敷文閣與祖好
古博學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著老莊本旨周易通
義繫辭要旨古文孝經序贊離騷楚詞考異行于世
高閔字抑崇明州鄞縣人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
第執政薦之召爲秘書省正字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
庸篇閔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
聖學淵源而不惑於他說從之權禮部員外郎兼史館
校勘而對言春秋之法莫大於正名今樞密院號本兵
柄而諸路軍馬盡屬都督是朝廷兵柄自分爲二又周

六卿其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官屬猶得專達今一切拘
以文法雖利害灼然可見官長且不敢自決必請于朝
故廟堂之事益繁而省曹官屬乃與胥吏無異又政事
之行給舍得繳駁臺諫得論列若給舍以爲然臺諫以
爲不然則不容不改祖宗時有繳駁臺諫章疏不以爲
嫌者恐其得於風聞致朝廷之有過舉然此風不見久
矣臣恐朝廷之權反在臺諫且祖宗時監察御史許言
事靖康中嘗行之今則名爲臺官實無言責此皆名之
未正也尋遷著作佐郎以言者論罷主管崇道觀召爲
國子司業時與太學閔奏宜先經術帝曰士習詩賦已

久遽能使之通經乎閔曰先王設太學惟講經術而已
國初猶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
又慮不足以盡人才乃設詞學一科今宜以經義為主
而加詩賦帝然之閔於是條具以聞其法以六經語孟
義爲一場詩賦次之予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
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且立郡國士補國學
監生之制中興已後學制多闕所建明閔又言建學之
始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薦全州文學師維藩詔除
國子錄維藩眉山人精春秋學林栗其高第也故首薦
之新學成閔奏補試者六千人且乞臨雍繼率諸生上
表以請於是帝幸太學秦熺執經閔講易泰卦賜三鼎
服胡寅聞之以書責閔曰閣下爲師儒之首不能建大
論明天人之理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
欺天罔人孰甚焉平生志行掃地矣閔少宗程頤學宣
和末楊時爲祭酒閔爲諸生胡安國至京師訪士於時
以閔爲首稱由是知名閔除禮部侍郎帝因問閔張九
成安否明日復以問秦檜檜疑閔薦中丞李文會承檜
旨劾閔出知筠州不赴卒初秦棣嘗使姚孚請婚閔辭
之其著述有春秋集傳行于世

程大昌字泰之徽州休寧人十歲能屬文登紹興二十

一年進士第主吳縣簿未上丁父憂服除著十論言當
世事獻於朝宰相湯思退竒之擢太平州教授明年召
爲大學正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孝宗卽位遷著作佐
郎當是時帝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預密議
會詔百官言事大昌奏曰漢石顯知元帝信已先請夜
開宮門之詔他日故夜還稱詔啓關或言矯制帝笑以
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
省防此弊也請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申省審奏乃
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之姦又言去歲完顏亮
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勲未已惟李寶捷膠

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
公論所謂不平也帝稱善選爲恭王府贊讀遷國子司
業兼權禮部侍郎直學士院帝問大昌曰朕治道不進
柰何大昌對曰陛下勤儉過古帝王自女真通和知尊
中國不可謂無效但當求賢納諫脩政事則大有爲之
業在其中不必他求竒策以幸速成又言淮上築城太
多緩急何人可守設險莫如練卒練卒莫如擇將帝稱
善除浙東提點刑獄會歲豐酒稅踰額有挾朝命請增
額者大昌力拒之曰大昌寧罪去不可增也徙江西轉
運副使大昌曰可以興利去害行吾志矣會歲歉出錢

十餘萬緡代輸吉贛臨江南安夏稅折帛清江縣舊有
破坑桐二堰以捍江護田及民居地幾二千頃後堰壞
歲罹水患且四十年大昌力復其舊進秘閣脩撰召爲
秘書少監帝勞之曰卿朕所簡記監司若人人如卿朕
何憂兼中書舍人六和塔寺僧以鎮潮爲功求內降給
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大昌奏僧寺旣違法置田又移
科徭於民柰何許之况自脩塔之後潮果不齧岸平寢
其命權刑部侍郎升侍講兼國子祭酒大昌言辭以止
辟未聞縱有罪爲仁也今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
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法伸乎下仁
歸乎上矣帝以爲然兼給事中江陵都統制率逢原縱
部曲毆百姓守帥辛棄疾以言狀徙帥江西大昌因極
論自此屯戍州郡不可爲矣逢原由是坐削兩官降本
軍副將累遷權吏部尚書言今日諸軍西北舊人日少
其子孫伉健者當教之戰陳不宜輕聽離軍且禁衛之
士祖宗非獨以備宿衛而已南征北伐是嘗爲先鋒今
率三年輒補外用違其長卽有征行無人在選柰何始
以材武擇之而終以庸常棄之乎願留三衙勿遣會行
中外更迭之制力請郡遂出知泉州汀州賊沈師作亂
戍將蕭統領與戰死閩部大震漕檄統制裴師武討之

師武以未得帥符不行大昌手書趣之曰事急矣有如
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當是時賊謀攻城而先使諜者
襲甲縱火爲內應會師武軍至復得諜者賊遂散去遷
知建寧府光宗嗣位徙知明州尋奉祠紹熙五年請老
以龍圖閣學士致仕慶元元年卒年七十三諡文簡大
昌篤學於古今事靡不考究有禹貢論易原雍錄易老
通言攷古編演繁露北邊備對行於世

林之奇字少穎福州侯官人紫微舍人呂本中入閩之
奇甫冠從本中學時將試禮部行次衢州以不得事親
而反學益力本中奇之由是學者踵至中紹興二十一
年進士第調莆田簿改尉長汀召爲秘書省正字練校
書郎會朝廷欲令學者參用王安石三經義之議之奇
上言王氏三經率爲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
於桀紂本朝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玉卮之責
在孔孟書正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或傳金
人欲南侵之奇作書抵當路以爲久和畏戰人情之常
金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喝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
非果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則其權
在我又言戰之所須不一而人才爲先必求可與共患
難者非得如龐士元所謂俊傑者不可也以痺疾乞外

由宗正丞提舉閩舶參師議遂以祠祿家居自稱拙齋
東萊呂祖謙皆受學焉淳熙三年卒年六十有五有書
春秋周禮說論孟楊子講義道山記聞等書行於世
林光朝字謙之興化軍莆田人再試禮部不第聞吳中
陸子正嘗從尹焞學因往從之游自是專心聖賢踐履
之學通六經貫百氏言動必以禮四方來學者亡慮數
百人南渡後以伊洛之學倡東南者自光朝始然未嘗
著書惟口授學者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全乎
太虛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復增加道
愈遠矣孝宗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以進士及第調袁
州司戶參軍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覲以潛邸恩倖進臺
諫給舍論駁不行張闡自外召爲執政銳欲去之覺其
不可拙遂以老疾力辭不拜而光朝及劉朔方以名儒
薦對頗及二人罪由是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
大臣論薦不已召試館職爲秘書省正字兼國史編脩
實錄檢討官歷著作佐郎兼禮部郎官八年進國子司
業兼太子侍讀史職如故是時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
事光朝不往賀遂出爲廣西提點刑獄移廣東茶寇自
荆湘剽江西薄嶺南其鋒銳甚光朝自將郡兵檄摧鋒
統制路海本路鈐轄黃進各以軍分控要害會有詔徙

光朝轉運副使光朝謂賊勢方張留屯不去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驚懼霄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庸帝大稱善面賜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是時吏部郎謝廓然由曾覲薦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出光朝愕曰是輕臺諫羞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子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遂以集英殿脩撰出知婺州光朝老儒素有士望在後省未有建明或疑之及聞繳駁廓然士論始服光朝因引疾提舉興國宮卒年六十五

楊萬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中紹興二十四年進士。策爲贛州司戶調永州零陵丞。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三往不得見以書力請始見之浚勉以正心誠意之學萬里服教終身廼名讀書之室曰誠齋浚入相薦之朝除臨安府教授未赴丁父憂改知隆興府奉新縣戢追胥不入鄉民適賊者揭其名市中民謹趨之賊不擾而足縣以大治會陳俊卿虞允文爲相交薦之召爲國子博士侍講張栻以論張說出守袁萬呈抗疏留栻又遺允文書以和同之說規之栻雖不果留而公論偉之遷太常博士尋升丞兼吏部侍右郎官轉將作少監

出知漳州改常州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盜沈師犯南
粵帥師往平之孝宗稱之曰仁者之勇遂有大用意就
除提點刑獄請於潮惠二州築外砦潮以鎮賊之巢惠
以扼賊之路俄以憂去免喪召爲尚左郎官淳熙十二
年五月以地震應詔上書曰臣聞言有事於無事之時
不害其爲忠言無事於有事之時其爲姦也大矣南北
和好踰二十年一旦絕使敵情不測而或者曰彼有五
單子爭立之禍又曰彼有匈奴困於東胡之禍旣而皆
不驗道塗相傳繕汴京城池開海州漕渠又於河南北
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
此何爲者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一也或謂
金主北歸可爲中國之賀臣以中國之憂正在乎此此
人北歸蓋懲創於逆亮之空國而南侵也將欲南之必
固北之或者以身填撫其北而以其子與婿經營其南
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
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大不然昔者吳與
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
南唐始蹙今日棄淮而保江旣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
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三也今淮東西凡十五
郡所謂守帥不知陛下使宰相擇之乎使樞廷擇之乎

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爲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已出也一則不爲之慮一則不自已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日繕治其海舟而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紹興辛巳之戰山東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而已當時之舟今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事固有大于擾者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五也陛下以今日爲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場日擾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場者何道但聞某日脩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于羽解圍也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今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災異異時熒惑犯南斗邇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爲必然也至於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復有雨雪

殺物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地震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也今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流徙者相續道殣相枕而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慢靜而無事未知所以振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以仰以爲資耶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鬪官權貴皆盈室以藏之至於百姓三軍之用惟破楮券爾萬一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蹶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爲寒心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九也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符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爲不可謂謝安桓冲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早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而

或者謂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日有其人而未聞其可將可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豈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成事幸矣萬一敗事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溫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取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溫於蒲博不必得則不爲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大用而後見哉臣所謂言有事於無事之時者十也願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寤勿矜聖德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爲適然而法宣王之懼災勿以臣下之苦言爲途耳而體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爲細故而監漢唐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仇讐之包藏爲無他而懲宣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旌節如唐大曆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江之

心而保兩淮使表裏唇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爲無虞勿以大江爲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精專備敵之策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敵姦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臣前所陳枝葉而巳所謂本根則人主不可以自用人主自用則人臣不任責然猶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之事將無類此傳曰水木有本原聖學高明願益思其所以本原者東宮講官闕帝親擢萬里爲侍讀官僚以得端人相賀他日讀陸宣公奏議等書皆隨事規警太子深敬之王淮爲相一日問曰宰相先務者何事曰人才又問孰爲才卽疏朱熹素樞以下六十人以獻淮次第擢用之歷樞密院檢詳守右司郎中遷左司郎中十四年夏旱萬里復應詔言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今之所以旱者以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達故天地之氣隔絕而不通因疏四事以獻言皆懇切遷秘書少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三年喪創議事堂命皇太子參決庶務萬里上疏力諫且上太子書言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一履危機悔之何及與其悔之而無及孰若辭之而不居願陛下三辭五辭而必不居也太子悚然高

宗未葬翰林學士洪邁不俟集議配饗獨以呂頤浩等
姓名上萬里上疏詆之力言張浚嘗謂邁無異指
鹿爲馬孝宗覽疏不悅曰萬里以朕爲如主由是以
直秘閣出知筠州光宗卽位召爲秘書監入對言天下
有無形之禍僭非權臣而僭於權臣擾非盜賊而擾於
盜賊其惟朋黨之論乎蓋欲激人主之怒莫如朋黨空
天下人才莫如朋黨黨論一興其端發於士大夫其禍
及於天下前事已然願陛下建皇極於聖心公聽金觀
壞植散群曰君子從而用之曰小人從而廢之皆勿問
其某黨某黨也又論古之帝王固有以知一已攬其權
不知臣下竊其權大臣竊之則權在大臣大將竊之則
權在大將外戚竊之則權在外戚近習竊之則權在近
習竊權之最難防者其惟近習乎非敢公竊也私竊之
也始於私竊其終必至於公竊而後已可不懼哉紹熙
元年借煥章閣學士爲接伴金國賀正旦使兼實錄院
檢討官會孝宗日曆成參知政事王藺以故事俾萬里
序之而宰臣屬之禮部郎官傅伯壽萬里以失職力丐
去帝宣諭勉留會進孝宗聖政萬里當奉進孝宗猶不
悅遂出爲江東轉運副使權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
朝議欲行鐵錢於江南諸郡萬里疏其不便不奉詔忤

宰相意改知贛州不赴乞祠除秘閣脩撰提舉萬壽宮
自是不復出矣寧宗嗣位召赴行在辭升煥章閣待制
提舉興國宮引年乞休致進寶文閣待制致仕嘉泰三
年詔進寶謨閣直學士給賜衣帶開禧元年召復辭明
年升寶謨閣學士卒年八十三贈光祿大夫萬里爲人
剛而褊孝宗始愛其才以問周必大必大無善語由此
不見用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
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
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臥家十五年皆其柄國之日也
侂胄專僭日益甚萬里憂憤怏怏成疾家人知其憂國
也凡邸吏之報時政者皆不以告忽族子自外至遽言
侂胄用兵事萬里慟哭失聲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臣
專權無上勅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路
惟有孤憤又書十四言別妻子筆落而逝萬里精於詩
嘗著易傳行於世光宗嘗爲書誠齋二字學者稱誠齋
先生賜諡文節子長孺

宋史卷四百三十三終

宋史卷四百三十四

列傳第一百九十三

開府儀同三司柱國錄軍國事兼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脫等修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儒林四

劉子翬

呂祖謙

蔡元定

子沉

陸九齡

弟九韶

陸九淵

薛季宜

陳傅良

葉適

戴溪

蔡幼學

楊泰之

劉子翬字彥冲贈太師幹之仲子以父任授承務郎辟

真定府幕屬韜死靖康之難子翬痛憤幾無以爲生廬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寇楊就犯闔境子翬與郡將張當世畫計備禦如素服戎事者賊不敢犯事聞詔因任子翬始執喪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責辭歸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間走其父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返妻死不再娶事繼母呂氏及兄子羽盡孝友子羽之子珙幼英敏嗜學子翬教之不懈珙卒有立與籍溪胡憲白水劉勉之交相得每見講學外無雜言它所與遊皆海內知名士而期以任重致遠者惟新安朱熹而已初熹父松且死以熹託子翬及熹請益子翬告以易之不遠復三言俾佩之終身熹後卒爲儒宗子翬少喜佛氏說歸而讀易卽渙然有得其說以爲學易當先復故以是告熹焉一日感微疾卽謁家廟泣別母與親朋訣付珙家事指葬處處親戚孤弱之無業者訓學者修身求道數百言後二日卒年四十七學者稱屏山先生珙別有傳

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旣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教丁內艱居

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爲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爲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陳於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算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從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特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

父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以修撰李燾薦重修徽宗實錄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爲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人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待從以詢訪焉儻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屈

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關鬲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
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
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爲陛下所遣而益思壅蔽外
則懼爲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
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機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可
疑勿以聰明獨高而謂智足徧察勿註於小而忘遠大
之計勿忽於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
前代者有視前代爲未備者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
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
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
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
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昊之難
范韓皆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競從可
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
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以末疾請祠
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臨安府校正刊
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難傳後蓋委館職
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謙遂斷自中興以前
崇雅黜浮類爲百五十卷上之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
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除中書舍人陳揆駁之孝

宗批旨云館閣之職文史爲先祖謙所進採取精詳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卽命詞揆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卒年四十五諡曰成祖謙學以關洛爲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卞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朱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開物成務旣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皆可爲後世法修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周易書說闡範官箴辨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晚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旣歿郡人卽而祠之子延年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旣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齋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奧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祕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

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卽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興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講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侂胄旣誅贈廸功郎賜諡文節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奧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

元定往復參訂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藁嘗曰造化微
妙惟深於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
文誅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
辯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
學多寓於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
樂原辯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
爲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點
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
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
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託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
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於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
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於一奇象成於二
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
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
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
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
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
而爲數或反數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
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
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

義不可受者輒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
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
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陸九齡字子壽入世祖希聲相唐昭宗孫德遷五代末
避亂居撫州之金溪父賀以學行爲里人所宗嘗采司
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生六子九齡其第五子也幼
穎悟端重十歲喪母哀毀如成人稍長補郡學弟子員
時秦檜當國無道程氏學者九齡獨尊其說久之聞新
博士學黃老不事禮法慨然嘆曰此非吾所願學也遂
歸家從父兄講學益力是時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

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九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
文獻告之自是九齡益大肆力於學繙閱百家晝夜不
倦悉通陰陽星曆五行卜筮之說性周謹不肯苟簡涉
獵入太學司業汪應辰舉爲學錄登乾道五年進士第
調桂陽軍教授以親老道遠改興國軍未上會湖南茶
寇剽廬陵聲搖旁郡人心震懾舊有義社以備寇郡從
衆請以九齡主之門人多不悅九齡曰文事武備一也
古者有征討公卿卽爲將帥比閭之長則五兩之率也
士而恥此則豪俠武斷者專之矣遂領其事調度屯禦
皆有法寇雖不至而郡縣倚以爲重暇則與鄉之子弟

習射曰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多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閒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翼士類興起不滿歲以繼母憂去服除調全州教授未上得疾一日晨興坐牀上與客語猶以天下學術人才爲念至夕整襟正卧而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闔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閨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第焉與第九淵相爲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

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或未可與語則不發嘗曰人之惑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固其意少需未必不自悟也廣漢張栻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毫釐之偏雖立萬夫之表不敢安公聽益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第九韶

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晝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遷子第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內庖饗賓客之事

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陸九淵字子靜生三四歲問其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荅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舉止異凡兒見者敬之謂人曰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又曰伊川之言奚爲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近見其間多有不是處初讀論語卽疑有子之言支離他日讀古書至宇宙二

字解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嘗曰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海南海北海有聖人出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於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後登乾道八年進士第至行在士爭從之游言論感發聞而興起者甚衆教人不用學規有小過言中其情或至流汗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聞其大槩而得其爲人嘗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卽可以正念慮之正

者頃刻而失之卽爲不正有可以形迹觀者有不可以形迹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迹繩人則不足以救之初調隆興靖安縣主簿丁母憂服闋改建寧崇安縣以少師史浩薦召審察不赴侍從復薦除國子正教諸生無異在家時除敕令所刪定官九淵少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讎之義至是訪知勇士與議恢復大畧因輪對遂陳五論一論讎恥未復願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二論願致尊德樂道之誠三論知人之難四論事當馴致而不可驟五論人主不當親細事帝稱善未幾除將作監丞爲給事中王信所駁詔

主管台州崇道觀還鄉學者輻湊每開講席戶外屢滿者老扶杖觀聽自號象山翁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它求在乎自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溺於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溺於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卽位差知荆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狀以追爲立期皆如約而至卽爲酌情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

向善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
追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宥其罪
使自新因語吏以某所某人爲暴翌日有訴遇奪掠者
卽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以爲神申嚴保伍之法
盜賊或發擒之不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爲次邊而無
城九淵以爲郡居江漢之間爲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
援襄陽東護隨郢之脅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
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脅腹心之虞由唐之湖陽以趨
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脅由鄧之鄧城以涉漢
則其趨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
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
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徼敵兵之腹脅者亦正在此雖
四山環合易於備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
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減民稅商賈
畢集稅入日增舊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
有禁復令貼納九淵曰旣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
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郡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
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
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旱禱卽兩郡人異之逾

年政行令修民俗爲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
門之政以爲躬行之效一日語所親曰先教授兄有志
天下竟不得施以沒又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告僚屬
曰某將告終會禱雪明日雪迺沐浴更衣端坐後二日
日中而卒會葬者以千數謚文安初九淵嘗與朱熹會
鵝湖論辨所學多不合及熹守南康九淵訪之熹與至
白鹿洞九淵爲講君子小人喻義利一章聽者至有泣
下熹以爲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至于無極而太極
之辨則貽書往來論難不置焉門人楊簡袁燮舒璘沈
煥能傳其學云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也徽言卒
時季宣始六歲伯父敷文閣待制弼收鞠之從弼宦游
及見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畧喜從老校退卒語得
岳韓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
宜文字獲事袁溉溉嘗從程頤學盡以其學授之季宣
旣得溉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
講畫皆可行於時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
季宣白錡以武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爲備
錡不聽及兵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
而金兵趨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旣

得蔡有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勝下潁昌道陳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矣澈不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卽汝家卽有急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爲保二保爲甲六甲爲隊因地形便合爲總不以鄉爲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必有圃以習射禁捕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於宣諭司得戰艦十甲三百羅落之守計定訖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朝召爲大理寺主簿未至爲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特羣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猶無益也爲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爲本至於用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時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歛塞者宰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西收以實邊季宣爲表廢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治東北以戶授

屋以丁授田頒牛及田器穀種各有差廩其家至秋乃止凡爲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肥黃州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爲今日利也合肥之坪邊有警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黃州地直蔡衝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光州守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爲一百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爲環列附託難撼季宣奏上孝宗怒屬大理治端友以憂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僞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

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卽墨之誅賞而在毀譽者之刑臣觀近政非無阿卽墨之誅賞奈何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進言曰日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幹方立中使督視卒卒成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深陽南壁闕而居巢庫陋如故乃聞有靡錢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棄士大夫夫好名特爲臣子學問之累人主爲社稷計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

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皆報可以虞允文諱闕失不樂之居七日出知湖州會戶部以曆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騁若復額外征其強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民何以勝戶部譙責愈急季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改知常州未上卒年四十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

陳傅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初患科舉程文之弊思出

其說爲文章自成一家人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傅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之學爲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祖謙爲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於栻爲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泰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傅良傅良平一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轉運判官湖湘

民無後以異姓以嗣者官利其貲輒沒入之傅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轉浙西提點刑獄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鬚鬢無黑者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傅良爲學自三代秦漢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祖開創本原尤爲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爲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路上供歲額增於祥符一倍崇寧重修上供格頒之天下率增至十數倍其它雜歛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類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爲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鹽鈔盡歸於權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抑配贓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未未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救民窮爲已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爲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力竭於養兵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之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

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爲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久矣其以所著書示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祕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初光宗之妃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傅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壅底則致疾今日遷延某事明日阻節某人卽有姦險乘時爲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華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太學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爲內侍省押班傅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卽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旣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傅良遂趨上引裾后叱之傅良哭于庭后益怒傅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

脩撰仍兼贊讀不受寧宗卽位召爲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傅良言熹難進易退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傅良言不顧行出提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知泉州辭授集英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六十七謚文節傅良著述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指行于世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爲文藻思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政事龔茂良復薦之召爲太學正遷博士因輪對奏曰人臣之義當爲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而言者以爲當乘其機當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爲何彼之待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爲難自爲不可耳於是力屈氣索甘爲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虛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然

爲奇謀祕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親征
遷都深沉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二也環
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
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人才之難三
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
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讎則形勢乖阻誠無展
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
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
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
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
沿習牽制非一時矣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
陛下所爲耳讀未竟帝感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
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
博士兼實錄院檢討官嘗薦爲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
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會未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爲
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劾熹罪無一實者特發
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
所係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
好名或以爲立異或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
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

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已愆相與指目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惴慄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粟爲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襲用鄧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爲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華宮者七月事無鉅細皆廢不行適見上力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而非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省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旣而帝

兩詣重華宮都人懽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異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羣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執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爲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

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危
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爲近
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關
禮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計侂胄規其意以告必勝適
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規其意以告必勝適
得之卽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議事遂遣侂胄因張宗
尹關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
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卽皇帝位親行祭禮百
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
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司業汝愚旣相賞
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何功之有而侂胄恃
功以遷秩不滿望怨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望不
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
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
適亦爲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罷主管冲佑觀差知衢
州辭起爲湖南轉運判官遷知泉州召入對言於寧宗
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爲獻天啓聖明
銷磨黨偏人才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
爲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旣往圖報方來可也帝
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患大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

創爲僞學之名舉海內知名士貶竄殆盡其後侂冑亦
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立密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
禁網漸解矣除權兵部侍郎以父憂去服除召至時有
勸侂冑立蓋世功以固位者侂冑然之將啓兵端適因
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疆者興陛下申命大
臣先慮預算思報積恥規恢祖業蓋欲改弱以就疆矣
竊謂必先審知疆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修實政
行實德弱可變而爲疆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疆爲
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
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
和之所不能爲紹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且所
謂實政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爲處所牢實自守
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此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
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
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
念貧如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
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
民最甚何等橫費裁節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
旣修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此其所以能屢戰而不
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冑欲藉其草詔

動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兼職會
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聽未幾諸
軍皆敗侂冑懼以丘密爲江淮宣撫使除適寶謨閣待
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
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于
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旗若
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衆建康震動適謂
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砦南人所長乃募市井悍少
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承石將徐緯統以往夜過
半遇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矢盡揮刀以前金
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寡來追則已在舟中矣復
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馘以歸金解和州圍
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賢渡宣化夏候成等分
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
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
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如歸兵退進寶文閣待制兼江
淮制置使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
日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爲堡塢
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沿
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安瓜

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深陽東連儀真緩急應援首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二千家爲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千人并堡塢內居民通爲四千人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爲劫砦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堡塢以爲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以策勲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而侂冑適誅中丞雷孝友劾適附侂冑用兵遂奪職自後奉祠者凡十三年至寶貝文閣學士通議大夫嘉定十六年卒年七十四贈光祿大夫諡忠定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方侂冑之欲開兵端也以適每有大讎未復之言重之而適自召還每奏疏必言當審而後發且力辭草詔第出師之時適能極力諫止曉以利害禍福則侂冑必不妄爲可免南北生靈之禍議者不能不爲之歎息焉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也少有文名淳熙五年爲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嶽廟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

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升博士
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田諭民主出財
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爲救農之策除慶元府通判未行
改宗正簿累官兵部郎官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
沿邊忠義人湖南北鹽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
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數月召
爲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爲太子詹事兼祕
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
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母嫌也復命
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爲說以進權工

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奉大夫龍圖閣
學士致仕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定間賜諡文
端溪又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官然立朝建明多務祕
密或議其殊乏骨鯁云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
陳傅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丹書上祭酒芮華
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傅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
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寘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
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畧曰陛下資
雖聰明而所存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

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冀太平旦暮至柰何今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抹又曰陛下恥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爲美談然或以虛譽惑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爲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爲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姨子預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宰相忍與同列會不羞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蓋指張說也

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教授廣德軍丁父憂再調潭州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參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思慨然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勅令所刪定官首言大恥未雪境土未復陛下睿知神武可以有爲而苟且之議委靡之習顧得以緩陛下欲爲之心孝宗喜曰解卿意欲令朕立規摹爾尋以母憂去光宗立以太學錄召改武學博士踰年遷太學擢祕書省正字兼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時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來北宮之朝不講此者壽皇愆豫侍

從臺諫叩陛請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羣臣隨以號泣陛下退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疇昔慈愛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疏入不報寧宗卽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爲君之道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小人謀傾君子爲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興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擯棄其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羣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熙寧元豐而始有免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糴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權稅契頭子之屬積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旣論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方用事指正人爲僞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補特除提舉福建常平

經廷無故罷黜而多士之心始惑或者有以誤陛下至此耶侂冑聞之不悅既至官日講荒政時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爲御史劉德秀劾罷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有勸侂冑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爲吏部員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減婺州和買獨折羅事因諭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旣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爲念遷國于司業宗正少卿皆兼權中書舍人侂冑旣誅餘黨尚塞正路幼學次第彈繳竄黜尤衆號稱職遷中書舍人兼侍講故事閣門宣贊而下供職十年始得路都監若鈐轄侂冑壞成法率五六年七八年卽越等除授有已授外職猶通籍禁闈者幼學一切釐正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文士習漸復於正兼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醇雅厚得體人多稱之除刑部侍郎改吏部仍兼職趙師霁除知臨安府霁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師霁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兼侍讀師霁命乃下除龍圖

閣待制知泉州徙建康府福州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
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抑民買鹽以戶產高下均
賣者曰產鹽以交易契紙錢科數者曰浮鹽皆出常賦
外久之遂爲定賦幼學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
田高下藏新會子不如令者籍其貲幼學曰罔民而可
吾忍之乎惟有去而已因言錢弊未均秤提無術力求
罷去遂升寶謨閣直學士提舉萬壽宮召權兵部尚書
兼修玉牒官尋兼太子詹事先是朝廷旣遣歲幣入金
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
言當亟與幼學請對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
奄至且肆其侮慢形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
破其謀乎於是朝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
根以弭外虞示意向以定衆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
附以一南北帝稱善一夕感異夢星隕于屋西南隅遂
卒年六十四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
本非關教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
窺其際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辨論義理縱橫闔闢
沛然如決江河雖辯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
表年曆大事記備忘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
篇傳于世

楊泰之字叔正眉州青神人少立志于學卧不設榻幾
十歲慶元元年類試調瀘州尉易什邡再調綿州學教
授羅江丞制置司檄置幕府吳獵諭蜀泰之貽書曰使
吳曦爲亂而士大夫不從必有不敢爲旣亂而士大夫
能抗曦猶有所憚夫亂曦之爲也亂所以成士大夫之
爲也改知嚴道縣攝通判嘉定白厓砦將王壘引蠻寇
利店刑獄使者寘壘于法又冒絳餘人當坐死泰之訪
知夷都實邇利店夷都蠻稱亂不需引導固請釋之不
聽乃去官宜撫使安丙薦之曰蜀中名儒楊虞仲之子
當途臣之變勉有位者毋動言不用拂衣而去使得尺
寸之柄必能見危致命召泰之赴都堂審察以親老辭
差知廣安軍未上丁父憂免喪知富順監去官以祿廩
數千緡予鄰里以千緡爲義莊知晉州以安居安岳二
縣受禍尤慘泰之力白丙盡蠲其賦丙復薦于朝召赴
行在固辭知果州畸零錢病民泰之以一年經費儲其
贏爲諸邑對減上尚書省按爲定式民歌之曰前張後
楊惠我無疆張謂張義實自發其端而泰之踵行之理
宗卽位趣入對言法天行健奮發莫斷總攬威權無牽
於私無奪於邪說以救蠱蔽以新治功本朝德澤邇來
斲喪無餘民無恒心何以爲國陛下以直言求人而以

直言罪之使天下以言爲戒臣恐言路旣梗士氣益消
循循默默浸成衰世之風爲國者何便於此上竒其對
以爲工部郎中其後言事者相繼無所避忌自恭之發
之遷軍器少監大理少卿紹定元年入對謂風雨爲暴
水潦潰溢此陰盛陽微之證而臺臣諉曰雪川水患之
滲桀之餘烈也後又言巴陵追降之命重於違羣臣輕
於絕友愛陛下居天位之至逸則思天倫之大痛秦郎
歿於房陵旣行封諡又錄用其子今乃曰不當爲之後
以貽它日憂何示人之不廣乎又曰今日不言後必有
言之者與其追恤於後固不若舉行於今也是日詔直
寶謨閣知重慶府爲書以別丞相曰宰相職事無大於
用人有道去自私之心亟容人之度審取舍之擇而已
至官俗用大變主管千秋鴻禧觀卒所著克齋文集論
語解老子辭春秋列國事目公羊穀梁類詩類詩名物
編論孟類東漢三國志南北史唐五代史類歷代通鑑
本朝長編類東漢名物編詩事類大易要言雜著凡二
百九十七卷

